

# 人之谜

——从《圣经》视野解读西方文学系列论文之八

文艺学研究

人之谜 / 金丽

[摘要] 文章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写人的深度。陀氏走过了唯物主义的社会人、弗洛伊德的本我人、启蒙主义的理性人、尼采的超人,甚至托尔斯泰的道德自我完善的人。他以基督教的方式和情怀去探求人之谜,其作品跟《圣经》一样充满了神秘的歧义性和神圣性。

[关键词] 陀思妥耶夫斯基;人;《圣经》

[中图分类号] I106.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887(2003)02-0137-06

## The secret of man

JIN Li

(Chinese College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 China)

**Abstract** Dostoyevsky's fiction is famous in penetrating the human mind and heart with exceptional insight. In exploring what he calls "the secret of man", he goes beyond the social man of materialism and socialism, beyond the rational man of rationalism and didacticism, beyond the "Id" of Freud, beyond the superman of Nietzsche, and even beyond the morally regenerated man of Tolstoy. He settles on a biblical/Christian view to reveal man's true nature. His novels are full of biblical dilemmas and Christian mysteries. For him, no other approach than the biblical/Christian one can see man deeply enough.

**Key Words**: Dostoyevsky's fiction, the secret of man, biblical dilemmas and Christian mysteries

在

1849年隆冬的雪地上矗立的一座阴森的行刑台上,穿着白色死囚服被绑在柱子上因企图颠覆政府罪而等待枪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定会想起他少年时写下:“人是一个谜,需要揭开它。如果你一辈子都在解这个谜,那就别说浪费了时间。我在研究这个谜,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人。”<sup>[1][19]</sup>想到这句话,他会惊异地发现他表达的思想是多么深刻,可他为之做出的努力却是如此肤浅。

天才的基督教思想家帕斯卡写到:“让我们想像有一大群人披枷带锁,都被判了死刑,他们之中天天有一些人在其余人的眼前被处决,那些活下来的人就从他们同伴的境况里看到了自身的境况,他们充满悲痛而毫无希望地面面相觑,都在等待着轮到自

己。这就是人类境况的缩影。<sup>[2][197]</sup>帕斯卡勾画的人类境况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活生生的脑袋和胸膛去体认的事实。很难说帕斯卡这一番想像在多大程度上使他与“基督耶稣的上帝”相遇以至于放弃天才的数学研究转向宗教的沉思默想,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亲历了刑场上死神的洗礼而不再是原来那一个壮怀激烈的革命青年。

人生如囚如死,黑森森的枪筒揭开了生命的虚幻的面纱,展示出生命凄惨可怖的本来面目。此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白,思想家关于物质充足、分配平等和社会天堂的乌托邦设想以及同志们曾满怀激情为之献身的革命解放运动都不足以解答人的问题。过去的头脑“已经被人从我的肩头砍去。但我的心还跳动,还是原来那样的血肉之躯,有爱,有怜

恼,有记忆,而这一切终究是生活。”它存在于我们自己心中而不存在外界。<sup>[61] P16)</sup>

经由客西马尼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了政治的外在生活,走上一条独特的道路,深入到人的内在深处去寻找“人身上的人”。人是一个谜,但这个谜底不在当时流行的革命主义、社会主义的激昂理想中。尽管依然用深挚同情的目光关注“穷人”、“被欺辱与被侮辱的”小人物,尽管从来没有放松对黑暗社会的深刻揭露和愤怒控诉,心灵像俄罗斯大地一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注定要“反动”,要站到与当时文化阵营不同的立场,要深入到更加广阔和深厚的精神基源去探究人的问题。

## 二

奇迹般从死刑下解脱出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度过了将近十年的苦役生涯。命运给了他机会,使他像但丁一样进入地狱,在人生至深的黑暗处看到赤 裸的人。他在昏暗窒闷的囚屋里起草后来发表引起巨大轰动的见闻录式小说《死屋日记》,记录了形形色色的罪犯和恶性。《死屋日记》的意义不仅是对卑鄙的俄国现实生活的愤怒揭露。作家写到“现在是停止一味抱怨环境的时候了。不错,环境能毁掉我们身上的许多东西,但并不是全部。<sup>[63] P231)</sup>他十分清楚:贫穷、压迫、愚昧无知等都是导致犯罪的显而易见的原因,但除了这些社会原因外,仍然还有某些原因是不可思议的,无法简单地归咎于社会。“他杀的第一个人是那个压迫他的人,他的敌人,这虽然也是犯罪,但还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无理由的;可是后来他杀的已经不是敌人,而是遇着谁就杀谁,以杀来取乐……他仿佛是喝醉了酒,仿佛是处于神志昏迷状态。<sup>[63] P137-138)</sup>这“神志昏迷状态”正是《死屋日记》关注的焦点。

书中写了一批“在天性上就喜欢犯罪”的人,对他们骇人听闻的精神状态作了鲜明的刻画。一个叫卡津的犯人,他“给每个人留下的印象都是痛苦而可怕的”;他喜欢宰杀小孩,只是为了一时的痛快;他把小孩哄到某个便于下手的地方,开头吓唬他,折磨他,当他尽情地欣赏了这幼小而可怜牺牲品的恐怖和战栗之后,便怀着喜悦的心情悄悄地、慢慢地用刀把小孩杀死。<sup>[63] P190)</sup>著名大盗奥尔洛夫:“他是一个少见的杀人不眨眼的、残杀老人和孩子的凶手,同时又具有惊人的意志力,并对自己的力量感到骄傲。”“他蔑视一切苦难和惩罚,世界上没有任何使他感到恐惧的东西。你在他身上只会看到无穷的精力”。<sup>[3] P70-72)</sup>另一个强盗首领:“他完全是个野兽,如果你站在他身边,即使你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你也会

本能地感到有个可怕的动物站在你身旁。但是使我不寒而栗的还是他那种精神的愚钝。……除了疯狂地渴望满足肉体上的享受——纵情酒色、淫荡作乐以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了。<sup>[63] P171)</sup>

类似人物一直贯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后所有的重要作品中,著名的有《罪与罚》的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白痴》的罗果静,《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老卡拉马佐夫、米佳和斯麦尔佳柯夫。

如果说弗洛伊德从心理分析办公室里、从躺在松软沙发上的病人叙述中发现人充满动物性和原始性,充满巨大的不可遏制的残酷而自私的“本我”冲动,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书本上,也不是从抽象的概念,而是从我自己的切身体会中得出这一结论的。<sup>[63] P325)</sup>他曾经感叹:“人是一个多么不守规矩的孩童啊!……我们的世界是沾染了邪念的天上神灵的炼狱。<sup>[61] P3)</sup>在他看来人在本性上就像“不守规矩的孩童”——脆弱、无助、冲动、不安分、厌烦约束、自我中心、充满矛盾、无端的任性、荒唐的失误,容易叛逆和犯错,问题重重却不甘毁灭,永远在梦想和盼望。这种看法,无论是在秉承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的理性西人的眼里,还是在深得孔孟修养温文尔雅的我们的心中,都显得幼稚可笑。但它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一个特有的理解,它比喻地说明人的复杂多端和变动不居,表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类天性的困惑和不信任。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弗洛伊德一样,都看到了人性的天生缺陷,深信人就其本能而言有一种无助无序却又强大狂暴的内在力量。不同的是,弗洛伊德相信,人通过环境改造,通过科学和理性,通过对人的行为动机进行深层分析,通过正确的认识和教育,就可以驾驭人性,过上常规的、有节制的生活。然而,在人的隐秘和阴暗处走得更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科学理性对人并不具有根本上的拯救力量。这一看法在《地下室手记》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他通过“地下人”向西方世界自文艺复兴以来就建立起来的理性堡垒发出强烈抗议。

## 三

这个“地下人”开场便称自己“是一个有病的人”,他被哲学家、思想家、长者、绅士、“正常人”气得“脸色发青”,因为他发现他们制定的“铁一般颠扑不破的常识和公理”只是一堵“石头墙”。“地下人”四十年如一日,心惊胆战地蛰居于被人遗忘的“地下室”里,可他无论如何也不愿臣服于靠“二二得四”的自然律圈起来的高墙。“‘地下人’突然莫名其妙地站起来,以尖刻、粗野、极其难听的声音叫喊:这是

撒谎,这是欺骗!上帝要求不可能的东西,上帝要求的只是不可能的东西!”这位先生“带着卑下的或者反叛的讽刺表情,两手叉腰”,对所有的人说:“你满怀信心,以为人类在去掉了某些古老的恶习之后,以为常识和科学重新教育了人类的天性,并把它转到正当的方向之后,那时……他就会终止有意的错误,绝不致用他的意志去违背他的正常利益,这还不完,你接着说,科学本身会教导人类(虽然照我的想法,这种教导根本是浪费):他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意志或自由,他只不过是钢琴键或风琴栓一类的东西……但是……我说,先生们,我们何不把这些展览统统踢翻,把理性主义撕碎,把对数表丢到地狱里去,以便让我们重新按照我们甜蜜愚蠢的意志生活!”<sup>[64] P154-158)</sup>

“地下人”宣称,他窥见了人类文明的“一项遗漏”:它用统计表格、算数及政治经济公式来核算人的幸福,奢谈理性和规律性却忘了人的个性和自由意志。“为什么那些自作聪明的蠢货会以为人类需要正当的、德性的选择呢?是什么事情使得他们认定人必然会寻求理性上有益的选择呢?人所需要的仅仅是独立的选择,无论为这种独立需要付出何等代价,也无论这种独立会把他导入什么方向。”不论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不论他是谁,他总喜欢按照他选择的方式行动,而丝毫不愿依照理性与利益。无拘无束的选择、随心所欲的任性、自己的嗜好(无论多么偏激)、自己的幻想(无论多么疯狂)。”他解释道:“他真正想保存的东西正是他虚妄的梦,是他所有那些最愚蠢的想法,以便向他证明——好像真有必要似的——人终究是人而不是钢琴键。”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就是人性,准确地说,就是人的自由任性,它不顾一切地要保住自由意志和独特的个性。即使被视为疯子、被打入地下室、受尽屈辱,人也不愿背叛自己的个性,放弃自己的自由。他的笔下没有一个完全消沉和失去个性的人,许多人跟“地下人”一样不惜以扭曲的形式来维护自己的个性和自由。他相信,人的自由任性是一种远比追求利益、幸福更加强烈的生命力,根本不可能靠任何逻辑的巧计与精密的推理来认识和驾驭。如卡西尔说:“传统的逻辑与形而上学本身就不适于理解和解开人这个谜,因为它们的首要 and 最高的法则就是不矛盾律。理性的思想,逻辑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所能把握的仅仅是那些摆脱了矛盾的对象,只是那些具有始终如一的本性和真理性的对象。然而,在人那里,我们恰恰绝对寻找不到这种同质性。”<sup>[65] P16)</sup>人之为人的特性就在于他的本性的丰富、微妙、多样和复杂,可是,科学和理性却致力于抽象出人的本质,靠牺牲活生生的个别性、偶然性和差异性来建立

起自己的和谐体系。正是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敏锐的人性感受,听到了那些被弃置于“地下室”的声音。

也是在这里,他跟尼采惊人地接近了。“以雷霆和天火对懒散、昏睡的心灵如是说”的超人查拉图斯特与“两手叉腰”向“一切统计学家、圣人、人性的拥护者”抗议的“地下人”心心相印:“你们这些现代人啊……你们恰如一个吓乌鸦的稻草人!……我宁愿在地下的世界,与往日的阴魂一起工作!——因为地下人比你们更充实、更丰满!”<sup>[66] P138)</sup>查拉图斯特拉给出“一根悬在深谷中的绳索”,呼喊人“从同类到超同类”;就这样穿过了历史,一个创造者,一个战斗者……让一切事物的价值由你们来重新决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撞开石墙,跨出了“地下室”。他要走多远?能走到哪里去?尼采曾经激励他的超人:“你是一种新的力量和权力吗?你是一个初始的运动吗?一个自转的轮轴吗?你能使星星围绕着你旋转吗?你能自己定出你的恶和善,并且像法律一样确立你的意志吗?你能做你的法律的审判者和复仇者吗?”<sup>[66] P140)</sup>

对此逼问,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怎样对应?他的“地下人”又作何回答?

#### 四

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和尼采一样,都相信以往的精神文明已走到尽头,必须打破理性和道德的虚伪性,重新确立新的生存方式和准则,彻底改变人的命运,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对尼采式的反叛始终保持着极大的警惕。他天才地预感到人的自由意志和人的无限欲望之间的背谬关系。人最可贵的是个性和自由意志,但如果限于这一个纬度去看人,则将简化人的复杂性。“无拘无束的选择、随心所欲的任性”也是一种病、一种邪恶的根源,会引出肆无忌惮的混乱和毁灭。他在《罪与罚》、《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小说中写了一系列跨出“地下室”的“地下人”——拉斯柯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伊凡。在这些具有深刻信念、坚强意志和叛逆精神的人物身上预示了尼采式的强者和超人的命运。

拉斯柯尔尼科夫是《罪与罚》中一个因贫困而被学校开除的大学生,他下决心成为拿破仑一样不惜流血和作恶的“不凡的人物”、“命运的主宰者”,可以自由地、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开创伟大的事业的“人类的恩人”。他说:“谁的精神刚强、坚毅,谁的智慧超群出众,谁就是他们的统治者!在他们当中,谁敢做敢为,他就是对的。谁能蔑视许多事情,谁就是他们当中的立法者,谁敢做敢为,谁就是正确!从古

到今,一向如此,将来也永远是这样!只有瞎子才看不清!<sup>[67 I 1963]</sup>为了实践这一超人哲学,他决定学强者的榜样像掐虱子一样掐死那些平凡低级的人。就这样,他抓起一把斧头把某个地方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砍死了。直到他服罪之后依然确信他在理论上没有出错;要是我成功了,人们会给我戴上桂冠!”

斯塔夫罗金是《群魔》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一个“美丽而且骄傲,如同上帝一般”的花花公子;“一条绝顶聪明的毒蛇”“一个蛮不讲理挖空心思千方百计要侮辱我们整个社会的人物”,一个“必须拖到城外用石头砸死的那种人”。他装作要跟总督耳语,把总督的耳朵咬了一口;他故意挑又疯又残的女人来结婚;当他的弟子沙托夫发现他扯谎而重重打了他一记耳光的时候,他按捺怒火没有报复,以此赢得登峰造极的意志胜利。这些荒诞举动不过是为了试验自己特立独行的勇气,凭个人意志主宰一切的勇气。“我曾到处试验我的力量。……当我为了自己并且为了自我炫耀而作这种试验的时候,我的力量看来是无限的。<sup>[68 I 1983]</sup>从我口中吐露出来的只有否定,没有任何宽大胸怀”的斯塔夫罗金在无聊与破坏中走到了尽头,他自杀了;“把自己当作一只令人作呕的虫子那样从地球上清除掉。”

《群魔》的基里洛夫更离谱。身为一个狂热于革命活动的无政府主义者、虚无主义者、无神论者,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神威的特征”,而当他“终于找到了”,却又决定自杀。“我的神威的特征就是自己的意志!这就是我可以用来在最主要的问题上表明我的独立不羁和我新的可怕的自由的一切。因为这种自由是很可怕的。我要以自杀来表明我的独立不羁和我新的可怕的自由。<sup>[68 I 1921]</sup>基里洛夫进一步解释到,他的“可怕的自由”来自于他的无神信念。“假如没有上帝,那么我就是上帝”,我就是宇宙间的一切意志和最高意志,我也有义务表明这个意志。为了表明自我意志的“最高点”,就应该自杀。基里洛夫杀死了自己,不仅证明“我就是上帝”;“我还要拯救苍生。只有这一点才能拯救芸芸众生并使下一代脱胎换骨。<sup>[68 I 1921]</sup>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伊凡是一个到处发表文章很有学问的无神论者。他告诉人们;“对于每个像我们现在这样既不信上帝、也不信自身的不死的人,道德的自然法则应该立刻变到和以前的宗教法则完全相反的方向去,而利己主义,即使到了作恶的地步,也不但应该容许人去实行,而且还应该认为这在他的地位上是必要的,最合理的,几乎是最高尚的一种出路。恶行不但应该被容许,而且还被认为对于一切无神派来说是最必要的、最聪明的出路!”由此,伊凡表达了他的著名论点:一旦人们丧失了上帝信仰,

也就丧失了道德,就无所顾忌,他“什么都可以做了”。<sup>[9 I 193]</sup>伊凡的私生兄弟听信了这番理论,就把父亲杀了。他申明,伊凡是弑父的精神杀手,他自己不过把伊凡的思想付之行动罢了;既然没有永恒的上帝,就无所谓道德,也就根本不需要道德。这话您说得很对。我就是这样看法的。<sup>[9 I 1956]</sup>案发不久,私生兄弟自杀了,伊凡却疯了。

所有这些叛逆者都是深刻、无私、勇敢、真挚感人的。然而,他们视人的自由意志为最高价值和一切权利,不承认人之上的更高权威和律法。他们在自我崇拜、我行我素的自由意志道路上,注定要走向道德沦丧和精神上的自我毁灭,陷入杀人或自杀的僵局和绝境。他们都带着善的愿望而创造了恶的结果,为寻求真理而找到非真理,从超人转化为非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类人都患有同样的毛病,就像拉斯柯尔尼科夫梦魇里那种“新的能侵入人体的有智慧、有意志的旋毛虫”和伊波利特梦中一条爬到人脑袋的“比蝎子还丑的怪物”,他们患的是尼采式的现代病——“身体里有了这种微生物的人立刻会变得鬼魂附体一样,变成疯子。可是人们还从来,从来没有像这些病人那样自以为聪明过人,而且,坚信真理。<sup>[67 I 1974]</sup>

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刑场上的枪杆子以及“死屋”里的罪行看到了用社会手段解决人的局限性从而否定了各种各样的革命,又通过“地下人”向传统的理性极权发出抗议而呼唤人的自由和个性,他同样也写了尼采式超人们的毁灭性结果,向不信上帝、奢谈自由的现代虚无主义、无神论敲响了警钟。陀思妥耶夫斯基探究的人之谜层层深入,它揭示:不仅社会革命、科学理性不足以提供人的出路,超人哲学、唯意志论也不是解答人的正确方案。

宇宙和星空般浩瀚神秘的人啊,你的谜底究竟在哪里?

## 五

陀思妥耶夫斯基心中的人,不是拜伦的陶醉于生命激情的浪漫人,不是巴尔扎克从现实环境中塑造的社会人,不是左拉在放大镜下面解剖的自然人,不是歌德因启蒙思想而大有作为的人,也不是托尔斯泰的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心中的人,不是社会革命者从经济政治结构中看到的人,不是启蒙主义靠科学和理性看到的人,不是存在主义用原生力和自由意志看到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心中的人,不是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总和”,不是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本我”,不是尼采要求超越历史的“超人”,甚至也不是简单地靠宗教得救的“信徒”。

陀思妥耶夫斯基拒绝任何一种简单的答案。他

的视力是多重的,他的思想无限广大和深邃,足以包揽各种彼此冲突的人观。进入他的作品,就像走在俄罗斯广阔而神秘的版图,向任何一个方向看去,都望不到可以使人心中有数的边界。正因为如此,他被说成是自然主义作家,又是尼采学说的拥护者,又是存在主义的先驱,又是荒诞派和虚无主义,又被当作基督教的现代先知。甚至还有一些浅薄的人,迷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杂与歧异中找不出头绪,索性把他视为精神濒于分裂的“疯子”。

难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真的只是一个杂乱无章的大杂烩?倘若如此,他怎样可能超过一时名气赫赫的别林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而成为20世纪以来最受关注的俄国作家?悉心的读者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理解尽管达到了神秘的深度和巨大的广度,他的作品却并不是无序可循的。如果从宗教的观点看,他那深不可测的复杂就有一种合理的联系。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人的思考,基本上是一种宗教式的思考。对此,可用卡西尔《人论》关于宗教是理解人的惟一途径的论述来说明:“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正是矛盾。人根本没有‘本性’——没有单一的或同质的存在。……因此,只有一条能揭开人类本性秘密的途径,那就是:宗教的途径。……宗教不可能是清晰的和理性的。它所叙述的乃是一个晦涩而忧伤的故事:关于原罪和人的堕落的故事。……它所默示的论据,不可能作任何理性的解释。宗教绝不打算阐明人的神秘,而是巩固和加深这种神秘。……如果没有这种一切神秘中最不可理解的神秘,我们不可能理解我们自己。”(55 | P16-18)

但是如果以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出于方法的方便而选择宗教,那就又犯了简单化的毛病。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鲁迅比较可以看出,同样有着深刻人生经历和敏锐人性感受的人并不必然地走向宗教。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采取宗教,绝非只是方法上的原因,并不是苦恼于人的复杂性找不到更好的表达方式而迫不得已地转向宗教寻求支持。对于他,宗教并不仅仅是一种看待问题的途径,宗教是他的气质、情怀和生命。当然,他的宗教不是东方的超脱的佛教道教,而是俄罗斯的沉重的基督教。这意味着只有靠《圣经》的启示在上帝与人的关系中去寻找人之谜——人本来是上帝创造的,与上帝一起处于伊甸园的美好状态,但滥用上帝给予的自由意志而失落。人远离上帝自行其是,却造成遍及大地的杀戮、邪恶、痛苦。人号称从来没有救世主,全靠自己解决问题,其结果是卷入永劫般的恶性循环。然而,人毕竟是上帝的人,他在别无出路的深渊只能求助于上帝;上帝毕竟是人的上帝,他不忍看着人落到死亡的边缘而不伸出拯救的双手……纵观如烟如

海的人文史册,哪里有如此奥妙而神圣的道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不走向这样的宗教,他又能在哪里找到人的秘密?也许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国的评论家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敌人,他把一切押在最后一张牌上,那就是宗教。”(10 | P178)

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探求充满了《圣经》式的神秘得近于暧昧的多义性和神圣性:他从“原罪”教义里深知“人是一个多么不守规矩的孩童”,他以上帝赋予人的自由意志喊出“人终究是人而不是钢琴键”,他在“假如没有上帝,那么我就是上帝”的超人身上预言人无法过一种没有上帝的生活。他不仅通过索尼娅、梅金思、沙托夫、佐西玛长老、阿辽沙这些基督式的“绝对美好的人物”宣示了心灵的福音和拯救的希望,即使在那些破坏者、否定者的主人公——不管是有着深刻思想和坚强意志的“地下人”,拉斯柯尔尼科夫、基里洛夫、伊凡,还是为了身体欲望和本然情感而赴汤蹈火的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罗果静、米佳、斯麦尔佳柯夫——也窥见了良心复活刹那敞亮的天国圣光。

陀思妥耶夫斯基探讨人之谜所具有的精神深度和洞察力更鲜明集中地体现于他晚期的作品《一个荒唐人的梦》。他在这篇显然是自觉摹拟和阐释《圣经》的小说中,试图通过宗教寓言的方式,对人的问题作出应有的总结。

## 六

这个短篇小说的主人公“荒唐人”与“地下人”同样,一来就宣布自己不认同“公理”和“常识”的特征,“我是个荒唐的人。他们现在都叫我疯子。”也像“地下人”那样,“荒唐人”相信自己看到了比大家更多的东西:“他们不明白真理,而我明白。唉,只有一个明白真理,这个人该有多么难受!”(11 | P645)

他突然感到世界空无一物,一切全无所谓,于是准备开枪自杀。在他决定动手的一个夜里,碰到有个小姑娘向他求救。荒唐人要把她赶走:“既然我已经下决心在今夜自杀,所以现在我对世上的一切应当比任何时候更无所谓。为什么我要在转眼之间感到并非全无所谓,去可怜一个小姑娘呢?”这是典型的超人思维、虚无主义的思维:“生活也好,世界也好,目前仿佛都要以我为转移。甚至可以说,现在的世界似乎是专为我一个人创造的:我开枪自杀了,至少对我来说,世界也不复存在。”(11 | P650-651)“荒唐人”成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伊凡,并且立即陷入他们一类人特有的困境——钢铁意志拗不过柔弱心肠:要知道,我尽管对什么会无所谓,但

拿疼痛来说,我还是能够感觉到的。要是有人打我,我会感到疼痛。精神上也是如此:如果发生了异常凄惨的事,我会产生恻隐之心”;既然我还是人,而不是虚无,目前还没有化为乌有,那就是说我还活着,因此也就会产生苦恼和愤懑,能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sup>[11] P650-651)</sup>

不过,“荒唐人”没有自杀或发疯,小姑娘事件使他懂得他并非真正了解人,他决定重新思考;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从“地下人”演变过来的“荒唐人”当然比谁都明白,靠理智和头脑是搞不清人的问题的,他不知不觉进入由愿望和心灵左右的梦境。“荒唐人”在梦中到了一颗远离地球的行星上,上面居住的都是“太阳的儿女”。“他们好像生活在我们人类各种传说中提到过的、我们有罪的始祖居住过的天堂里。<sup>[11] P657)</sup>陀思妥耶夫斯基着意用《圣经》“创世纪”的风格来渲染一番伊甸园的情景。接下来,出现了“失落”和“原罪”的主题。“荒唐人”作为一个现代文明人“像一条丑恶的毛毛虫,又像传遍很多国家的鼠疫菌,玷污了这块在我到来之前没有任何罪恶的整个乐土。”行星上的人失去了原来的纯洁和天真,他们那种欢乐的童稚般的生活永远被毁掉了。伊甸园的人有的成了“占有一切,要不就放弃一切”的极端分子;有的则“崇拜四大皆空,提倡自我毁灭,以便在冥冥中求得永恒的安息”;有的“标榜受苦是一种美德,他们用歌曲赞颂苦难”。

小说的结尾尤其寓意深长:当“荒唐人”发现人们堕落、世间出现苦难与不幸,他比任何时候更加热爱这块土地和人们。“我在他们中间走动,难过得拧着双手,为他们伤心落泪,但也许比过去更爱他们……只是由于这里出现了不幸,我才更加热爱这块土地。<sup>[11] P664)</sup>他从梦中醒来,把自杀用的手枪一把推开,决定献身于传道事业。“原因是我看到了真理,我看到并且懂得,人是能够变得美好幸福的,而且绝不会失去在世上生活的能力。我不肯也不能相信,邪恶是人类的正常状态……即使根本不存在什么天堂(这一点我是清楚的!)——我还是要去传道。事情再简单不过:重要的是必须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这才是要害,这才是关键,其他事情都无关紧要。<sup>[11] P665-666)</sup>荒唐人”终于成为索尼娅、梅金思、佐西玛长老、阿辽沙。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一篇极其独特的小说中浓缩了他对人的全部理解:人是不可理喻的,他可以按环境、思想、意志、个性等任意方向去表现自己,他可以把自己折腾得无比的凶残恶毒、荒唐混乱、痛苦绝

望,成为“兽人”、“地下人”、“超人”。正如整部《圣经·旧约》述说的,这一切是人的不可避免的命运。然而,只要像“荒唐人”一样在心灵深处看见过真理,人就“不肯也不能相信,邪恶是人类的正常状态”。“人是能够变得美好幸福的”,但其根本途径不是革命派的社会主义,不是启蒙派的理想主义,不是现代派的自由主义,不是宗教派的道德主义,而是《圣经·新约》的福音之路——在耶稣的信与爱的“永恒的奇迹”中,重新找到神的形象和生命,成为基督式的“无可比拟、无限美好的人”。

倘若就此以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找到了人之谜底,那将再次低估他的复杂和神秘。他的探索终身不渝,从未把人归结到任何断然的本质。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敏感觉察到尘世之人令人绝望的问题后不得已而返回《圣经》,在那里追寻人本有的却失落了的模样。他是靠心灵相信苦难中爱的基督乃是人应该趋往的形态,并向世人发出隐秘而神意的召唤。这是别无所从的出路,是绝望中的祈望。“我的反对的证据越多,我心中的这种渴望就越强烈”。<sup>[11] P64)</sup>确实,人如果不轻信现成的答案而仍然把人作为一个谜去追问,如果不满足于大地强行制定的人而坚持朝向更高处去成为一个人,除了在苦难中爱的基督,还有什么足以照引前行?又可望从哪里禀领存在的昭示?

### [参 考 文 献]

- [1] 陀思妥耶夫斯基. 书信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 [2] 莫蒂默·艾德勒. 西方思想宝库[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
- [3] 死屋日记[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4] 地下室手记[A].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④. 赍徒[C].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 [5] 卡西尔. 人论[M].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 [6] 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 外文出版社,1998.
- [7] 罪与罚[M]. 译林出版社,1994.
- [8] 群魔[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 [9] 卡拉马佐夫兄弟[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 [10] 梅塞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 [11] 一个荒唐人的赞[A]. 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中短篇小说选[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收稿日期 2002-06-10

[责任编辑 廖智宏]

[责任校对 蒋英菊]

[作者简介] 金丽(1957~),女,满族,河北人,广西民族学院中文学院教师。广西南宁 邮编 530006。